

第7期
2020-06

黄河 Flava Rivero

Duonjara Revuo

胡国柱先生纪念专辑



河南世界语者联盟
Henan-a Esperantista Grupo

目 录 Enhavo

3	民族之魂 国之良柱	林力源
14	胡国柱同志与河南世界语运动	孔雷
17	追忆胡老二三事	于建超
20	致国柱	石成泰
21	60年 鞠躬尽瘁为吾语	李玉萍
30	承前启后 语重心长	胡国柱
33	此情已是成追忆	曾亚军
36	沁园春·沉痛悼念胡国柱老师	曾亚军
36	寿楼春·祭国柱	李国选
37	痛悼胡公	谢葵
38	Kondolenco al s-ro Miĉino	Barbara
39	ORA FENIKSO	trad. Guozhu
42	Impreso pri la Filmo Nia Najbaro Totoro	Chen Yinhua
44	Impreso Vizitanta Koreion	Harpina
46	Anekdotoj	P.William
48	世运短波	编辑部

黄 河
Flava Rivero

半年刊

2020 年第 1 期 总第 7 期

主编：张雪松

本期特约编辑：彭争鸣

编辑：黄河编辑部

出版：世界语工作室

邮箱：redakcio@126.com

网址：http://esperanto.studio

民族之魂 国之良柱

林力源

2020年4月22日下午，收到志毅电话，告之父亲国柱已经于上午去世，这虽是意料之事，因为胡老师与病魔搏斗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去年为聊斋出版，志毅告诉我，医生说胡老师的肾已经完全没有用了，现在就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但实在还是令人接受不了……



胡国柱（左）和林力源

胡国柱是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中国公民，他除了被授予工程师职称外，没有当过任何官，哪怕是个小组长也没有，但他用自己的平凡铸就了伟大，他无论在工厂（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纺

织厂的技术员)、在社会(他在国内外的称号与奖励可就多了)、在家庭都是德高望重的了。他最后工作的黄石棉纺织厂有几千职工,你向工友打听人,可能厂长都不一定能说出来,但一提胡国柱,没有不知道的,工友们把他神化了,把他看成是一位,或者是厂内唯一一位值得每一个人尊重的人。我曾问过一位工友,你见过胡国柱吗,他说没有,我又问,你没有见过他怎么称认识他呢,他用一句很朴素的语言回答我:黄棉厂如果不知道胡国柱的就不算黄棉的人!我才感悟到他用自己的表现在全厂职工中树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形象——人品的形象。

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他应该受到人们永远尊重的,首先是他的爱国,其次是他的刚正不阿。这两点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大家都在喊爱国,但是真正懂得什么是爱国并且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太少。我们所讲的国,是中华民族的国,不是哪个朝代哪个党派的“国”,你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然后才是“我为中华民族做点什么?”这要比喊几句口号,甚至为国献身要难多了,这要一种融入骨髓的感情,才能去做别人做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事情。胡国柱就是这样的爱国者,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翻译《聊斋志异》,我们都知道四大名著,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本世译本,如果胡来翻译其中任何一本,都会名利双收,但他却选了《聊斋》,这最难,因为《聊斋》是古代文言文,难度很大,有些中学语文老师都看不懂,也因为此吧,《聊斋》的全本就很少,大多都是选本,用世译来出全本不但是对世界语的贡献,也是对《聊斋》的贡献,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贡献。也就是说出全本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是收集,二是翻译成白话文,三是翻译成世界语,而且该书出版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依然义无反顾,一旦下定决心就十几年如一日地工作,最后在各方面努力下终于出版,并成为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东西方交流丛书”第56号。另一个例子是对中国性文学的研究,这是很犯忌的,大多为社会与世人所不理解,甚至所不容。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性文化与性文学在世界上都是独占鳌头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传承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民族对生殖

文化的重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根据良渚文化和高桥文化的发掘，中华文明具有六千年甚至九千年历史），但饱受外族侵略，而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中性文化与性文学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直到今天，理解这一点，认可这一点的学者都太少了，胡国柱意识到这一点，默默地进行该项工作，收集与阅读有关文献，并进行世界语翻译，这种工作，没有融入骨髓的爱国感情，谁能做得到？

胡国柱的第二个突出的个性亮点是刚正不阿。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已经达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经常的口头禅是“不见官”，当然，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官他也不是不见，但是越是摆架子的官员，他越是看不起，真正是做到“目空一切”，对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更是深恶痛绝。徐道荣是他多年共过患难的世界语朋友，因为徐无故截流世界语函授的资金，他马上与之断交，徐为了改善关系，特意请扬宗琨出面从武汉去黄石见面，但胡国柱硬是不见，造成徐在车站痛哭不已。他的这种性格，常常会得罪一些人，特别是官员，但他毫不在乎，也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

我认识胡老师是在 79 年，当时我的大舅哥戴立明告诉我，要学世界语在黄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有名的世界语老师就在黄石。我依约登门造访，受到热情接待，他显然事先收到了戴立明的信，我们没有讲什么客气话，很快就转入了正题：当时黄石预告，即将上映日本故事片《望乡之星》，这是一部介绍日本著名世界语者绿川英子的故事片，由日本当红影星栗原小卷饰演绿川英子。这是介绍世界语的极好机会，我们决定大造声势，胡国柱当即设计了全开本的广告，当时的印刷技术不高，我们的广告几乎全是自己画的，我们把五十份广告贴满黄石市的主要街道，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就有两个班开班传授世界语。2011 年，黄石市世界语协会举办协会成立三十周年暨胡国柱从事世界语活动五十五周年年会上，胡国柱展示了当年的海报，胡是收藏家，这份海报在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史上占有地位！开始是胡老师讲课，后来我与张新生老师也走上了讲台，其他前届学生也成了世界语

老师，世界语讲习班越办越多，远在新下陆（离市区三十多里）地质队及其他地方学员也参加了学习，他们上完课后，要走回去，到家已经是第二天一点了，但他们从不迟到早退。我们的班甚至办进了工厂与学校，胡老师编了一本入门十课（后来是初级二十课、中级三十课，高级二十课）外地的老师与学生也纷纷来到黄石参加学习、讲课与活动，像武汉的张丹忱、扬宗琨、徐道荣、曹东海，北京的刘俊芳、李玉萍、周流溪、曾禾尧、侯志平，长春的戴立明，淮南的杨海春，上海的魏原枢，苏州的陈世德，兰州的张绍基，东北泰来的石成泰都到黄石来上过课，来听课的学生最远来自绥芬河。到 1983 年不完全统计，黄石市有三万人参加了世界语学习，占了当时黄石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在中国的世界语历史上是仅有的。

1981 年，黄石市世界语协会成立，胡老师是第一任理事长，张新生老师是副理事长，我是秘书长，开会经常在我家，理事会坚持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模范遵守，每一次开会，胡老师总是提前一分钟到，张老师则总是准点到，每次开会，先检查上次理事会的决议，再提出这次会议要讨论的议程，再逐项讨论，最后形成会议决议，这都是胡老师制定的，大家都乐意遵守，感到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一种享受，会议的效率很高，办事的效果也很好。在以胡老师为首的协会领导下，黄石这个不到五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办了很多在中国甚至世界的世界语史上都留下创意的事迹，除了办学外，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1981 年的小 UK

我们的世界语班，不仅教语言，还讲世界语运动学，会有许多故事，其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国际世界语大会”即 UK，胡老师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同学们在下面听得群情激动：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神奇的大会，几十个国家、民族，上千代表在会上只讲一种语言，没有任何翻译，也不伤害任何国家民族代表的感情……听完大家议论，最后胡老师提出来：在中国黄石召开一个全国各省代表参加的世界语大会如何？因为只有中国人，我们就叫“小 UK”如何？说干就干，在中国开会，首先要领导批

准，80年代是中国最开放的年代，我们分别向省社科联和黄石市委宣传部打报告，居然都获得批准，我们立即向全国发出邀请函，当时的信息主要是靠通信与世界语油印小刊，当时黄石已经出版了《新花》，江苏常熟的《绿萤》很受全国世界语者的欢迎，加上刚创办的“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一下吸引了数万求学者，信息一发出，要求来参会的信函就络绎不绝地寄来，西安的世界语者王天义、朱宝康告之，他们要组织一个自行车队从西安骑车来开会，报名者很快就超过了千人，当我们向领导报喜时，没想到回复竟是冰冷冰冷的，当时负责管理协会工作的主任把我找去谈话，问我，你找那么多人来开会？住哪里？吃哪里？开会开会，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外加土特产，你们有吗？我们汇报说，我们联系了一所小学，就住在课室，夏天睡桌子就行，吃饭自理，让他们吃吃黄石的风味小吃不是挺好吗？至于土特产，不是有黄石港饼吗？领导说，你们是在开玩笑，马上回绝参会者，要开顶多开200人的会，让他们住海观山宾馆，我们负责通知海观山宾馆空出房间。省里来的回复不是冰冷而是冻到冰底了：会议不准开，原安排的领导也不来了。事后才知道不知是谁给会议上纲上线，说一个刚成立的协会，要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太大了，怎么办，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胡国柱第一个表态：会议一定要开，张新生也同意开，因为大多数开会者都已经上路了，当时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根本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回去，我提出用折衷的办法开：在黄石海观山宾馆，我们就开200人的会，其他的人不在海观山开，我们干脆上庐山去开，黄石当时每天晚上都有一班船到九江，一早到了九江吃过早饭走上山可以在庐山吃中饭，下午开会，晚上可以回黄石，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既按领导的要求办了，又开了个真正的小UK。最后基本是在黄石开了个200人的会，大家又都上了庐山，我因为先上山做安排，会议开完第二晚再全家上庐山的，当时接到云南个旧市来的世界语者邵述康，他说是靠一个西瓜在火车上度过了几天几夜的。会后，我们统计了这次参会名单，印了一本会议代表名录，居然有1037人。

1983 年的科技世界语大会

这是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召开的，得力于当时学院的党委书记朱九思，他在 30 年代曾跟着陈世德学过世界语，正好陈世德在黄石小住，我们给他在海观山宾馆举办了一个隆重的 80 寿辰生日，按胡国柱老师意见，特意给他做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大蛋糕，中间是胡老师亲自写的贺词，四周插上 80 根红蜡烛，陈老高兴得很，我们问他，还记得给朱九思上课的情景吗？能否去武汉与朱九思见个面，陈老一口就答应了。朱院长在学院招待所设宴接待我们，回忆当时学世界语的情景，一再感谢陈世德老师，我们就提出世界语要与科技结合，最好能成立中国科技世界语协会，请朱院长牵头，因为当时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朱九思是九大发起之一，朱院长当即表示，先开一个会吧，当时就决定在华中工学院开，胡国柱是筹备小组组长，负责会务；我是副组长，负责总务，朱院长给我指定了一位学院后勤负责人，吃住都包了，只是包不了行，因为学院管不了火车票，当时火车票很紧张，我想了个办法，特意把李森找去拜访武汉市铁路局局长，局长是他的同学，李森当时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武昌火车站把所有的卧车卧铺票都给了我们，结果还是不够，最后我们把一个人的两张票（一张是坐票，一张是卧铺票）分给两个人，跟着李森都上了火车。会上朱院长的讲话稿是胡老师和我熬了一夜写出来的，结果朱院长还是抛开了讲稿自由发挥，讲得更精彩。全国科技世界语协会的事，原来想事后再商量办理，结果朱九思因为学生的事出了事，只好作罢。

1983 年的“黄石世界语函授班”

1982 年，举办得热火朝天的“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突然被停办，办学的副校长钱宏诚被捕，几万学员和几十位世界语教师的安排摆在胡国柱面前，他召开协会的紧急会议，武汉的徐道荣和张丹忱也来参加，大家通宵达旦讨论，决定由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续办，经请求市委宣传部和市社联，同意署名为“黄石市世界语函授班”，该班把全部新华的教师转为函授班的老师，原新华的学员可以免费在函授班继续学习，原来的老师依然辅导大家。

当时报名参加学习的人依然火热，“黄石市世界语函授班”在胡老师的领导下认真教学，很快获得好评，报名人数数以万计，最后与广州大学合作一直办到1991年，总学员数达到十万。

其中有两个小故事：

1982年我到成都去给卢剑波老师做80寿辰，卢老要我帮他一个忙，说有一位学员给他写信求学，他都是有信必回的，但最近眼睛视力不行，只好以后请我代他回信，他把这个学员的信都给了我，署名是玲玲，我于是接过给她回信，辅导她学习，我把这件事告诉给胡老师，他很认真地看了来信，告诉我这个玲玲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张海迪，后来她出名了才告诉我们真名，但以后就再也没有求学信了，可能是太忙，后来长江日报的记者把这事登了出来，记者为此还获了奖。我们的世界语学员有不少病残者，他们学习都很努力，都有很多故事，如但启胜、吴伟光、朱黎瑞、弓晓峰、毛自富等。

1984年夏，我们决定组织一批教师进行巡回讲学，安排是从黄石出发到九江、南昌、福建、上海、无锡，然后在无锡举行函授班教师研讨会，有一部分教师是沿途参加，有的太远如兰州的张绍基就直接到无锡开会，沿路都有学员安排好讲学与见面的活动，这些人现在都是中国世界语的骨干，如九江的夏荣强、南昌的弓晓峰、叶佩学、景德镇的余细妹、福州的陈德敏等。

世界语小刊《新花》

协会成立前后，就在胡老师的指导下创刊了油印世界语小刊《新花》，他把珍藏的自印小刊及方善境老师给全国世界语者的油印信给大家看，鼓励大家办刊。办刊很辛苦，要组稿、刻写蜡纸、油印、寄发，而且都是自费，但我们坚持多年，每月最少一期，协会成立就正式成为会刊，慢慢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了提高版面质量，我多次去江苏常熟向张麟瑞老师请教，他是邮电局的老职工，每月都自费出版世界语小刊《绿萤》，版面非常美观，甚至能套出多种颜色，原来他的蜡纸、钢板、铁笔都与众不同，套色技术也是他个人独创，我们学习后，《新花》质量

大大改观，更加深受欢迎，胡老师要求我们每期给他两份，他是很认真很善于保藏的，过了多年，找来看看，非常欣慰。

世界语文艺刊物《PENSEO》

胡国柱对中国诗词很有研究，因此对世界语文艺作品也很有造诣，这时他已经在编写《世界语诗词格律》了，石成泰和王崇芳都是他这方面的挚友，后来还有谢玉明和魏以达，有一次石成泰到黄石，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份《新花》的文艺副刊，由石主编，我还是负责印发，说干就干，胡老师给副刊起了个很好的名字——PENSEO，中文叫“三色堇”，是一种很通常的小花，但开起来很好看，开始不定期，立即受到全世界世界语者的广泛注意，这时已经到 1986 年了。1983 年，广州市政府决定举办“广州大学”，筹备组的领导决心开办三个新专业：世界语、模糊数学和和气功，1984 年到国内招聘教师，世界语教师肯定是到黄石来找，最后决定第一批创办教师胡国柱、徐道荣、林力源、王崇芳，除胡国柱是从工厂转学校，有一定手续要办后三位都在学校，当时可以直接下调令，于是我们三位于 1985 年正式调往广州大学，后市计委不同意开办该专业，徐道荣和王崇芳就调回原籍，林力源继续留在广州大学，并继续开办“黄石市世界语函授班”，直到 1991 年终止。这时陈在伟从昆明来广州，告诉我他现在在做生意有点钱，很想支持把《PENSEO》办成月刊，而且用胶印，当时我正好买了一台电脑，可以用来打印，但是打不出帽子来，就得一个一个贴上去，我表示，就是一个一个字母贴，我也愿意干，于是由陈在伟出钱，把胡国柱、石成泰请到广州共同商量，把《PENSEO》改成胶印月刊，由石成泰任主编，胡国柱任主审，林力源任总后勤，负责打印发行，每期 500 份，向国外发行 300 份，国内发行 200 份，全世界语文艺刊物，每期至少四版，最多时出了 32 版。这份刊物在世界语界立即深受欢迎，国内的著名世界语者陈原、叶籁士都捐款，国际的捐款者就更多，1995 年获得国际世协颁发的格拉波夫斯基奖。这份刊物后来移到武汉出版，主要由胡国柱与扬宗琨负责，扬宗琨负责发行，他为了节省国际邮费，居然考查了十多家邮局，以发现哪家的邮局秤小一点，可以

省点邮费，真是用心良苦。扬宗琨去世后，在福州会议上决定，主编改由魏以达，仍由我负责后勤在广州发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PENSEO》的出版改成电子版，由魏以达一人编发，三十几年来已经出版了342期。2016年，我到重庆与魏以达见面，他提出由于身体原因，想编到300期就转交由别人接办，我到武汉与胡老师商量，他建议开个会，把世界语的出版一起讨论一下，考虑胡老师的身体，这个会就决定在武汉开，原决定当年11月开会，谁知魏老师一病不起，这个会没有开成，但是魏以达还是坚持每月出版一期《PENSEO》，这次在十三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与国际世协副主席黄银宝商量，讨论出一个长久出刊的办法，我们相信，由胡国柱老师牵头创办的纯世界语文艺期刊《PENSEO》一定能坚持不懈地办下去，越办越好。

2016年春，我出席中华全协的常务理事会议，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在老一辈世界语者的教导下，有一批学富成效的中年世界语专家，像胡国柱、王崇芳、石成泰、谢玉明、魏以达等现在也进入老年了，他们用一生编著的专著，他们的收藏都面临危机，希望能引起重视，当时中华全协副会长，山东枣庄学院曹副书记（现在是书记）表态，他们愿贡献一份力量，下午的会上，我专门找曹书记汇报了胡国柱翻译全本《聊斋》的事迹，我告诉他，早在1992年，我同胡国柱利用出席青岛第五届环太平洋世界语大会的机会与石成泰一起专程到蒲家庄蒲松龄博物馆，看到《聊斋志异》只有英文版和俄文版，他就在留言本上表态，要为博物馆捐赠世界语版的全本《聊斋》，而后二十多年，他投入了大部份精力翻译这本值得山东人引以为骄傲的作品。曹书记听了很感动，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回去一定落实该事，我接着又叮嘱枣庄学院世界语博物馆馆长孙明孝，要他回去一定要多催催曹书记。

2016年秋，我与黄石市世界语协会会长胡凤声合计，开成了《胡国柱先生世界语生涯60周年纪念会》，会上孙明孝代表枣庄学院向胡老师颁发了客座教授证书，决定以枣庄学院名义为胡老师出版全本《聊斋志异》，这本由胡老师用二十多年心血翻译

的作品终于出版。2019年5月，在黄石召开该书的发行纪念会，胡老师亲自参加并讲话，会后，我同胡凤声、吴汉平代表胡老师去蒲松龄博物馆，将两套《聊斋志异》的世界语全译本送给了博物馆，了却了胡老师二十多年的心愿。

这篇怀念文集已经够长了，关于胡老师的人品和经历我另有一篇文章《为和谐世界而奋斗的拼命三郎》。我跟胡老师四十多年，不但学习，也听了很多故事，如他与爱罗先河博物馆馆长十多年的交流，他与日本、法国等国际世界语刊物的联系，甚至为他出书等，鉴于篇幅与时间，无法一一写出来。

为了送胡老师一程，下面两段回忆是比较令人愉快的，愿他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向柴门霍夫报到：

古语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们这一生因为世界语竟有四家知己，就凭此，这辈子比起别人来讲就要幸福多了。李森老生前多次评价：“北有石成泰，南有林力源，长江中下游有胡国柱和王崇芳，中国的世界语不愁没有故事！”王崇芳在纪念胡国柱的文章中也提及此，并回忆四家有两次幸福的相聚，现在我就比较详细地来回忆这两次相聚：

第一次是1986年，四家相聚在北京，这是一次轻松而愉快的聚会，由我来组织，我们住在中央电视台朋友帮忙找的在电视台后的一家小旅馆，四对夫妻外加我们的小女儿林蕊，她这年九岁，被评为三好学生，我们承诺带她去北京，住定后，我们就去大观园、天坛，然后去大栅栏、前门，晚饭在一家不大的烤鸭店，我们只请了一位朋友——谢玉明，谢知道这可能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难得的聚会，事先作了准备，给我们每家送了一首诗，谢老师给每一家敬酒，就朗诵一首，然后是一片掌声。谢谈了他翻译《红楼梦》的计划，胡国柱则谈了翻译聊斋的设想。第二天，我们租了个车去游了长城、十三陵和故宫，然后上张闳凡家拜访，当时中国四老（冯文洛、方善境、陈世德、张闳凡），就剩下闳老还健在，见到我们四家前来拜访，真是喜出望外，我把最后一点荔枝送给他，他高兴得很，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这种南方水果。

谈话重点是交待王老师，要把编词典的任务接过去，阎老直率又语重心长地说，由他主编的《世界语汉语词典》虽然出版了，但他很不满意，组织了二十八位编者，错误仍然太多，他的体会是编辑人员不要太多，越少越好，最好是一个人，在这二十八人中他认为唯一能担此重任的只有王崇芳，他一再说，这是他生前唯一放不下的心愿，告别时，他一定送我们到门口，而且紧紧握住王老师的手，不肯放，一定要王老师答应他的嘱托，王老师当场承诺一定记住阎老的嘱托，出来后他也向大家表态，这辈子余生就是编词典。

第二次是 2007 年，在广州参加第七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四家又得以欢聚一堂。在这次大会上，王老师一人独立编撰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正式出版，并举行首发式。这次大会我们完成了全协交待的任务，同时举办了七场研讨会，出版了七本会议专著，特别是《中国词牌 Ĉinesko》专题研讨会，许多平常商量的事情都得以实现。在首发式上，王崇芳夫妇声泪俱下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到场的每一位世界语者。我在台上看到台下也是一片泪光闪闪。由于活动太多，我们四家这次没有聚会。但我做了一次实验：我在想，如果把世界语做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对于宣传和推广世界语是可以建奇效的。我找了十位著名的世界语者，给他们各出了一个题目，安排他们在十所高等院校进行讲座，给胡国柱出的题目是“世界语与李白”，并亲自陪胡老师去外语外贸大学讲课，学生来了一百多人，气氛与效果都很好，但是有学生反映胡老师的声音有点沙哑，其他几位讲师的反映也都各有优缺点，这个动议只好作罢。

尊敬的师长与挚友，我这辈子认识你是我林力源的三生有幸，你的努力学习、刻苦精神、丰硕成果、高风亮节、为人品质不但长留我心中，不断鼓舞我以你为榜样，珍惜生于人世的每一分每一秒，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而且要把你的优良品质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敬爱的胡老师，你走好！

胡国柱同志与河南世界语运动

孔 雷

胡国柱同志是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者，现任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理事长。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郑州从事世界语运动，并和郑州的世界语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他离开河南多年，但他对河南仍一往情深，十分关心河南世运的发展。

我第一次知道胡国柱的大名是在 1981 年。那年 7 月，我平生第一次和郑州市世界语者在铁路工人文化宫相聚，从卢成之等四五十年代的老世界语者那儿得知：胡国柱是 1956 年在郑州学习世界语的。1957 年，世界语小刊 *Verda Folieto*（《绿叶》）在郑州出版，第二期起该刊均由胡国柱编刻印。1959 年中国报道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译稿《金凤凰》（*Ora Fenikso*）。1962 年，胡国柱同志第一次正式在郑州过柴门霍夫节，当时和他在一起学习、研究世界语的同志还有卢成之、鄢明伦、许国华、沙铎等。从 1964 年底到 1966 年 5 月，胡国柱同志还和郑州的其他几位世界语者努力完成了从 A 到 H 八个字母的《汉世词典》的编写工作。这时他因工作调动离开河南到湖北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州世界语运动也陷入低谷。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郑州世界语运动并没有彻底消失。据我所知，那时郑州不止一人收到过方善境同志的油印信。1979 年末，新乡韩道翥同志还发起筹备出版《中国世界语者》小刊。当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吹来世界语之春风，胡国柱得知郑州世界语运动情况后，热情鼓励同志们大胆地干。他在给郑州 1982 年 8 月出版的《*Flava Rivero*》（黄河）的创刊致贺中写道：“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消息，它预告着一个新局面的开始。”他对河南饱含深情地说：“仅据我孤陋寡闻的所知，至少

40年代在河南就已有绿色的E种子；50年代在河南出版过E小刊《绿叶》；60年代的《中国报道》不止一次报道了在河南省会郑州举行的柴门霍夫节庆祝活动；70年代的严峻考验并没有动摇河南E者对我们的语言的忠诚信念；然而在80年代，当我国的EM在党的关怀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速发展，许多省市纷纷成立E协会，（油印）出版的E刊达60种之多，以及去年夏天，来自全国26个省份的中国E者在黄石和庐山聚会的时候，都没有见到河南E者的代表，令人不免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遗憾。但是，今天河南的E同志来了，而且是带着新的热情、干劲和力量！他们用绿色在祖国地图上一个重要省份内填补了空白，这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又是近一年光景，老世界语者胡国柱一直关注河南，关注着郑州，他发现《黄河》虽然断流，但郑州的《绿塔》之光继《黄河》之后一直闪烁着；1983年7月，他给《绿塔》（Verda Pagodo）编辑人员寄赠了《绿叶》第3期，并介绍了五六十年代郑州世运概况。

我第一次和胡国柱同志相见是1984年7月。7月初的一天，胡国柱同志路过郑州，拜会了昔日的老朋友，跟他一道来的还有著名世界语者徐道荣同志。在郑州短暂逗留期间，胡国柱同志还到省民盟翻译公司专科学校世界语班作世界语讲演。他那优美的世界语演讲，令世界语班上的学员赞不绝口，也使我对他刮目相看。他讲世界语十分流利，言谈举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象是久别家乡的亲人。事实上也是这样，一听到河南消息，胡国柱同志就特别高兴，在他看来河南就是他的第二故乡。1985年，当得知河南省世界语协会于9月28日成立的消息，他立即写来贺诗志庆：“河南世运启新篇，喜讯争传俱欣然，团结奋斗勤播种，绿遍中州是大观。”两年后，也就是1987年，正当世界语百周年之际，我和郑州的世界语同志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世界语运动研讨会，举行联欢共庆活动。为了纪念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胡国柱特意写了一首《金缕曲》：

壮哉世界语！汇几多，仁人志士，美好希冀：大同世界充满爱，

四海皆为兄弟，并五洲共操一语。心有灵犀无障碍，更情感交流如水乳，通天塔，需建起。百年奋斗可歌泣。各民族，优秀儿女，前赴后继，争献身崇高理想：和平、进步、友谊，任征程坎坷崎岖。最喜东风今浩荡，我中华，世运正崛起。从头始，新世纪！

那年，我第一次为世界语流了泪。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胡国柱同志又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持。来自9省市的95名世界语者共聚郑州欢庆世界语百年的消息传出后，黑龙江世界语诗人石成太为此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胡国柱同志译为汉语：

郑州飞来公告，青年E者联欢
领导班子精干，青春焕发笑颜
林荫小道漫步，参加亦有忘年
热烈谈论世运，黄河之滨沙滩
老少齐声歌唱，少林古刹游览
频频随喜礼佛，纵论世运中坚
国人无需争辩，实在一目了然

尽管我与胡国柱同志直接交往不多，但我们世界语者的心是相通的。理解、支持，是世界语运动的良好传统，也是我感受至深的切身体会。通过拜读《秉笔忆征程》油印本，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胡国柱同志的世界语经历。这个油印本和黄石世协出版的《世界语者们》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老世界语者们那博大的胸襟。

（写于2010年9月）



追忆胡老二三事儿

于建超

昨日朋友圈传来胡国柱先生去世的消息，不胜惋惜。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一年（2009），国际台世界语广播45周年，先生应邀参加电台的庆祝活动。我事先向先生提出要求，为在传媒大学在读世界语专业的学生讲一堂课：世界语诗歌（创作和翻译）。先生欣然应允，做了充分的准备。还记得那堂课是在国际台一个小会议室上的，虽然为同学们准备的PPT没有用得上，老师的演讲仍然充满激情。过后胡老师通过邮件给我发来了他自己配图的世译唐诗等，热切寄希望于后学。



胡国柱（左二）在国际台世界语广播45周年庆典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青岛大学旅游系世界语班的一位喜欢诗歌的同学，手抄了一本《世界语诗歌格律》，在班上传阅，这本书的作

者正是胡国柱。后来我在福建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胡老师时，跟他讲到过这事儿，先生很是惊讶，不知海的那边还有为世界语如此下功夫的年轻人。其实国柱先生何尝不是下过大力气的人呢？我与先生几次近距离接触，为先生的学问折服。2004年，在武汉湘赣鄂三大名楼世界语研讨会期间，国柱老师很难得地向我展示了他的“手抄本”：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16开笔记本款式，娟秀的笔迹，隽永的保存，让我惊叹不已。他说感念我告诉他有人手抄过他的“小书”，其实他自己也是手抄达人呢。哇哇哇，这份痴迷，怎能不成就中国世界语界的梁柱呢？还有一次机会我和胡老同列从武汉到岳阳，一路聆听先生讲述他的世界语故事：从记忆中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首播，到参加《中国报道》的翻译比赛，他讲到了与国际著名的世界语诗人（作家们）和普通世界语者们交流的趣事，讲到他为国际世界语大会大学准备了《永远的但丁》而未能如愿赴会的遗憾，讲到了他受邀做为编辑的几份国际世界语文学杂志，讲到了湘赣鄂三大名楼世界语论坛……那次会议的情况我都记不得了，这短短的旅途，我至今印象深刻。

大约是2015年前后，听闻胡老生病住院。湖北的朋友发起了募捐，我也表达了一点心意。不承想，先生出院后，委托朋友向大家表示感谢，心领了来自世界语国度的关爱，却以仁厚的耿直退回了所有的捐款。风清品高，廉以诚摅，我唯祝先生健康平安。不久，我在订阅的杂志《La Gazetoj》上看到了一幅照片，双手叉腰的国柱老师精神矍铄，清癯稳健，图片说明是痊愈后的胡国柱云云。果然这期杂志上读到了胡老师的一篇文章，是讲大清时期中俄关系，一点点儿与世界语有关联的轶事：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科有幸得“见”清朝大臣，讲到当年李鸿章出访俄罗斯时被安排参观一个盲人学校，在校就学的九岁的爱氏有机会用手拉了一下大清国忠臣的衣袖，其手感好的了不得。这篇文章有史有料有据，先生饱学，自成风格。

去年又有先生世译《聊斋志异》出版，列为联合国教科文-国际

世协东西方文丛书目，我因病没能武汉到会祝贺，也未能应邀到国际大会（芬兰）代做介绍，稍感遗憾。先生以毕生之力，耕耘绿苑，铮铮风骨，垂范后学。

行文至此，想起那年秋天，我在北京八大处的培训中心集中开会学习，西山的红叶已经漫山遍野，晚霞中漫步乡间小道，我不禁得了几个绝句，得意之余，邮件抄送发给了胡老师，希望得到先生指教。很快先生回件给与了大大的肯定的同时将其中的红叶二字改为了“黄栌”。我万般不解，立刻回件坚持用“红叶”。再得回复时老师循循善诱地解说，（原话我记不得了，但）大体是：既然你在诗中隐含一段美丽的感情，就不必用人人得见的红叶去铺张。且用“黄栌”置换了“红叶”后，诗词的平仄更规整。我查辞海“黄栌”词条，才知北京的香山红叶就是似云似雾的黄栌树红叶。心下惊异胡老师的细腻博学，赞赏他敏感的诗人气质，敬佩其扎实的诗词功夫。

这件事儿给了我启发：老师读看出了这首诗中的小秘密，却并不说破，是做人的善良；其谆谆教导规范诗歌的纪律是为师的本分和期望。先生教会我为文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先生警示我做人不可太张扬。这是一段美好的“人间词话”。

国柱先生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乃至国际世界语运动中，宛如良好的造林树种黄栌，在常绿的世界语帕尔纳斯文苑，托举起中国文化的锦绣红霞。

国柱先生千古！



北京莲花池

2020/4/23

致国柱

石成泰



秋风萧瑟天乍寒， 国柱病中赋诗篇：
 辛勤一生堪敬业， 治病却卖房两间。
 鄙人有幸曾造访， 依山俯瞰一单元。
 为学勤奋留足迹， 夜半读书一灯燃。
 吟诗编刊刻蜡纸， 翻译《聊斋》五百篇。
 迁居汉口无人住， 来访之人乃“时迁”，
 哪有财宝馈来客， 只存手稿数百卷。
 晚岁多病需治疗， 隔日透析颇费钱。
 时运不济形势变， “高工”俸禄疗病难。
 心存社稷志高远， 执着秉笔心自安。
 译介李白名海外， 还译名著《肉蒲团》，
 自古文人多命舛， 四十七岁柳宗元。
 而今国柱已长寿， 清心寡欲度时艰。
 世语国度应有幸， 国柱奋斗未歇肩。
 《击键》三卷堪经典， 人生可贵吐真言。
 《诗话》撰写未停手， 悟道传世赋得禅。
 祝愿国柱多珍重， 快乐乃为健康源。
 “莫道前路无知己”， 何人不识国柱贤！

2016-10-18, 大庆

Ekskluziva Sindediĉo al Esperanto dum Sesdek Jaroj

60 年 鞠躬尽瘁为吾语

——胡国柱老师印象

李玉萍

Ĝis 2016, s-ro Guozhu sindone laboris por Esp-o jam plene 60 jarojn. Tial, la kunsido, kiun ni okazigas, ja celas honori je lia Diamanta Jubileo de Esperantisteco. Fakte, s-ro Guozhu mem estas gemo, sorĉe brilanta diamanto de ĉina Esperantujo. Ĉar la ĉefpreleganto ĵus jam sufiĉe detale parolis pri liaj atingoj kaj kontribuoj, tial nun mi parolas nur ere mian propran impreson pri s-ro Guozhu.

到今年，胡国柱老师献身世界语整整 60 年。此次聚会，当称为钻石庆。胡老师本人就是中国当今世界语界的一块瑰宝，一枚璀璨耀眼的钻石。他的成就和贡献，主讲人已经作了详细阐述。我谨谈谈我的点滴印象。

Mi ekkonis s-ron Guozhu en printempo de 1979, sojle antaŭ la fondiĝo de Hubei-a Esperanto-Asocio (HEA, kiu fondiĝis je 1979-05-01 kiel la unua provinca Esperanto-Asocio en Ĉinio). Antaŭ la fondiĝa kunveno de HEA, mi jam anticipipe akiris, pere de aliaj veteranoj, informojn pri lia neglata vivo-vojo kaj turmentoj kiujn li travivis pro agado por Esp-o dum la kaosa erao. En mia imago, tiu, kiu povas travivi kaj rezisti superaltan premon, supozeble estas fortika atleto. Tamen, je intervidiĝo mi trovis lin fakte dokta kaj eleganta klerulo. En la sekvaj pli ol 30 jaroj da interkominikiĝo, mi sentas foj-refoje imponigate admiron pro lia entuziasmo kaj luktemo de ĝisosta esp-isto.

我同胡老师相识于 1979 年春天，湖北世协成立前夕。在此之前，我已经从老前辈那里听说过他在非常年代因为从事世界语活动而经

历的种种坎坷和磨难。想象中能抗高压的一定是位壮士，见面才发现竟是如此儒雅之人。之后 30 多年的交往，我更为他奋不顾身为世界语的热情和斗志而折服。

S-ro Guozhu estas kuraĝa pioniro. Mi rimarkas ke li ofte kapablas fari vojon tie, kie neniam estis vojo antaŭe. Kiam li komencis lerni Esperanton, li ne scipovas prononcon de Esp-o. Ĉe li estis nenia Esp-instruisto. Li do petis helpon de kolegino kiu oficveturos al urbo Ŝanhajo, ke ŝi unue lernu de Ŝanhaja veterana esp-isto la prononcon de Esp-o, kaj poste translernigu al li la prononcon de Esp-a alfabeto, tiel, dank' al la duamana scio de Esp-a prononco, s-ro Guozhu post ekzercado, fine povas flue paroli en Esp-o. Informiĝinte pri tiu mirinda epizodo, mi sentas profundan respekton al li kaj lia helpema kolegino. Ĉar mankas al li Esp-aj libroj, li do unue pruntprenis de aliaj kaj poste mankopiis per tre netaj belaj literoj (tiam ankoraŭ estas nenia kopimaŝino en nia vivo). En la 89-a UK (2004 Pekino), kiam Renato Corsetti, la Prezidanto de UEA, eksponas du dikajn mankopiaĵojn far Guozhu al publiko, tio vekis sensacion en la granda kongresejo. Tiaj epizodoj estas ankoraŭ tre multaj. Mi do parolu ne tro balaste sed nur pri unu afero: Kiel li aŭskultis la Esperantan disaŭdigon de nia CRI.

胡老师是一位勇敢的开拓者，总能从没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刚学世界语时，不会发音，周边没有老师，他竟委托出差到上海的同事，从一位上海世界语者那里学到发音，再回来传给他。就凭着这二手发音，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世界语，让我对他，也对他那位同事肃然起敬。没有书，他就借书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第 89 届 UK(2004) 上，UEA 主席 Renato Corsetti 给全体与会者展示了他的两本手抄本，引起轰动。这类事迹很多，我不赘述。只谈谈他收听世界语广播的事。

Por aŭskulti disaŭdigon oni bezonas necesajn kondiĉojn. Antaŭ ĉio interesiĝo, krome ankaŭ bona radioricevilo, konvena tempo ktp.. Tamen en 1964, kiam ni komencas fari disaŭdigon en Esp-o, laŭ mia scio, tiu, kiu klopodas persiste aŭskulti en Ĉinio nian disaŭdigon, nur s-ro Guozhu sola.

La disaŭdigo estas sendata per meza ondo (al Ĉinio) kaj mallonga ondo (al neĉinaj landoj). Diverslokaj radiostacioj stafete transsendas la arkaformajn radioondojn ĝis celloko. Spaco sub ĉiu ondopinto estas blinda regiono, kie oni malfacile aŭskultas. En la unua tempo nia programero celas nur al la Orienta Eŭropo, sekve la plejparto de Ĉinio estas en la blinda regiono, tieaj aŭskultantoj ege malfacile kaptis nian programeron. Tial, ke s-ro Guozhu povas trovi kaj persiste aŭskulti nian elsendon, tio ŝajnas vera legendo. Aparte impresiva por mi estas la sceno: Frumatene je la 4-a horo (la elsenda tempo de nia programero), en la frosta vintro de Hubei-provinco (ni inaŭguras elsendon je decembro), spite al la danĝero ke oni tre facile supozus la aŭskulton de disaŭdigo en fremda lingvo suspektinda subaŭskulto de radio de malamikaj landoj, li zorgeme provis kapti la facile forglitan elsendon per la pruntita n moderna radioricevilo, ho, kiom grandan paciencon kaj kuraĝon oni bezonas por tio.

收听广播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要有兴趣，还要有好的设备、合适的时间等等。而在 1964 年，我们世界语节目开播初期，在中国能坚持听我们广播的，据我了解，唯胡老师而已。广播有中波、短波之分，中波对国内，短波对国外。一弯弯的电波通过各地发射台的接力，再落地。波峰中间的区域是盲区，收听困难。我们节目起初只对东欧广播，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盲区，极难听到，所以胡老师收听过程是一个传奇。我更能体会的是，凌晨 4 点（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湖北寒冷的冬季（我们 12 月开播），冒着被诬为收听敌台的风险，他一点一点调拨那借来的简陋的收音机，捕捉那倏忽即逝的声音，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能量。

S-ro Guozhu estas diligenta semanto. Li konvinkiĝis ke por disvastigo de Esp-o en Ĉinio, la primara grava tasko estas eduki elbaki novajn Esp-lernantojn. Post fondiĝo de Hubei-a Esp-Asocio, li tuj sin ĵetis en instruadon de Esp-o. Li okazigis Esp-kursojn en urbo Huangshi, kie li laboras, kaj ankaŭ fondis Korespondan Esp-Kurson (KEK) kiu varbis lernantojn el lokoj tra tuta Ĉinio. Li kompilis necesajn lernilojn kaj vortarojn, profitante libertempon fari rondirajn prelegojn en diversaj lokoj,

tiel elbakis multe da junajn Esp-lernantojn kaj kernajn membrojn de Esp-Movado. Multaj s-anoj kiuj hodiaŭ sidas ĉi tie estas el liaj disĉiploj. Pri liaj sindono kaj influo mi donu nur unu ekzemplon.

胡老师是一位勤奋的播种者。他深知要在中国发展世界语，培养人才是第一位的。湖北世协成立之后，他立即投身于世界语教学。他在工作所在地黄石市举办了世界语培训班，并面向全国举办了函授班，编写了相应的教科书和词典，还抽空在各地举办世界语讲座，培养了无数青年学子和世界语运动骨干。今天在座的不少人，就出自于他的麾下。他的付出和影响力，我仅举一例。

En la 80-aj jaroj de lasta jc, s-ro Guozhu prezidis rubrikon <Traduko-Konkurso> en gazeto <La Mondo> eldonata de ĈEL. En ĉiu numero li unue donis traduko-taskon, ĉiuj partoprenantoj sendis respondon al li. Poste li publikigis la solvon kaj nomojn de sukcesintoj laŭ poent-vico. S-ro Guozhu detale klarigis pri demandoj en la traduko-tasko, donis modelan tradukon kaj publikigis taskon de sekva numero. Tio fakte estas publika leciono de Esp-tradukado, tial estas varme bonvenigata de legantoj. Dum certa tempo mi helpis revizii kontribuaĵojn al <La Mondo>, kaj havis profundan impreson pri la peniga laboro por tio. Tiam en nia socio ankoraŭ mankas populara uzado de telefono kaj komputilo. Do ni povas imagi: leteroj de la konkursantoj amase flugis al Huangshi, al lia hejmo. S-ro Guozhu devas malfermi propramane ĉiun leteron, propramane skribi respondleterojn, sendi tion en poŝtejo, poste li verkis resumon, klarigis pri la ĉefaj problemoj de la tradukintoj. Ĉion li faras per si mem, jaron post jaroj. Tiel li silenteme persistis. Pro la atingoj en Esp-instruado, s-ro Guozhu merite fariĝis la rajtigita ekzamenanto de IE de ILEI. En 2004 li sidis sur la seĝo de ekzamenanto de IE en UK, kiel la unua ekzamenanto venanta el Azio.

80 年代，他在中国世界语协会出版的刊物《La Mondo》上，主持一个翻译竞赛栏目，每期出一道题，参赛者向他邮寄答案，在下一期他宣布获胜者名次、详细讲解分析参赛稿中的问题、公布范文、再发布下期竞赛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语公开课，深受欢迎。有一段时

间，我帮助《La Mondo》校对稿件，对其中的艰辛深有感触。当年没有电话、没有电脑。各种参赛稿雪片一样飞到黄石，飞到他那里。他要一封封拆开看，一封封手写回复，送到邮局寄回。然后要写总结、讲解普遍存在的问题、写出范文，一切亲力亲为。年复一年，他就这样默默地一个人坚持着。由于在世界语教学方面的成就，他被聘为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考试评委，成为这个席位上亚洲第一人。

S-ro Guozhu estas erudicia klerulo. En akademia kampo, precipe je tradukado kaj versado de poeziaĵo, havas multe da virtuozececo. Li verkis la libron <Esperanta Metriko>, kiu gvidis sennombrojn da ĉinaj esp-istoj eniri la vicaron de versantoj. Li iniciatis konduki ĉineskon en Esp-an poezion. Li esp-igis grandkvanton da klasikaj versaĵoj de majstraj poetoj kiaj Li Bai, Du Fu kc. el kiuj ĉ 200 pecoj sinsekve aperis en Esp-aj repaĝoj de Ĉinio, vaste propagante al la mondo pri ĉina poezio. La unuaj cent pecoj estis kolektitaj en paperan libron <Babiloj Sur la Verda Monto> kaj fariĝis tre ŝatata libro ĉe sia legotablo por amantoj de Esp-poezio. Li sukcese esp-igis la majstran novelaron <Strangaĵoj de Liaozhai> en plena teksto kaj milojn da beletraĵoj de antikva Ĉinio.....Li re-esperantigis klasikajn verkojn de aliaj landoj. Iuj el liaj esp-igoj estas rekonataj pli superaj ol la arkaikaj tradukoj. Lia studo pri Dante vekis atenton de la samlandanoj de Dante. Oni tradukis lian referaĵon pri Dante en nederlandan lingvon kaj publikigis en Eŭropo. S-ro Guozhu ja tiel diligente senĉese laboris dum 60 jaroj kiel en unu tago. Liaj okulfrapaj atingoj venas de lia distingiĝa saĝo, sed despli el lia persisteco, diligento kaj obstineco.

胡老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在学术方面，尤其是诗词歌赋翻译创作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他编写的世界语诗词格律，指引了无数中国世界语者迈入诗歌创作行列；他带头将中国古典词牌引入世界语诗歌；他翻译了李白、杜甫等大师的经典作品，有 200 首陆续发表在中国世界语网上，向世界广泛宣传中国诗歌，前 100 首还集辑成《碧山诗话》，成为世界语诗歌爱好者案头珍藏；他世译了全本《聊斋》，还有众多的古典白话文……他重译了其它国家的一些经典，其中有些被公认为超过了原译；他对但丁的研究更引起但丁故乡人的注意，该

论文还被但丁学会译成荷兰文在欧洲发表。

胡老师就是这样 60 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从不停歇。他的成就来自于他过人的智慧，更来自于他的坚韧、勤奋和执着。

S-ro Lusin iam diris: "Kian talenton mi havas? Mi nur uzas por verkado la tempon kiun aliaj uzas por trinki kafon." S-ro Guozhu ne nur ne havas tempon por trinki kafon, li eĉ kunpremis la tempon de sia dormo. Tiuj, kiuj korespondis kun li per retleteroj, ĉiuj devas rimarki tion, ke la tempo kiam li elsendis la leterojn, ofte estas la 3-a aŭ 4-a horo frumatene. Kiam ni ankoraŭ dronas en dormo aŭ sonĝo, li jam komencas sian laboron de nova tago. Foje mi ŝerce diris pri li, ke kiam la Dio kreis lin, donis al li kapon plenan de saĝo, fortan koron sed forgesis instali bremsaparaton, tial li ĉiam antaŭen sturmas, tagnokte senripoze.

鲁迅先生说过：“我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胡老师不仅无瑕喝咖啡，他是连睡觉的时间都压缩了。同他通过 Email 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他发信函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凌晨 3、4 点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曾开玩笑说，上帝制造他时，给了他一个聪慧的脑袋，一颗坚强的心脏，但却忘了装制动闸，所以他能一往直前，日夜不歇。

En 2015, kiam mi vizitis familianoj en Usono, mi informiĝis ke li fartas nebone. Tamen li ankoraŭ en leteroj diskutas problemojn kun mi, sendis al mi novajn poemojn kiujn li versas aŭ esp-igas. Tial mi ne sentas ion malbonan. Mi nur (mis-)supozis ke lia sano suferas tro grandan debeton kaj ke lia farto reboniĝos post iom da ripozo. Poste mi informiĝis ke li estis sendita al hospitalo, kuracistoj donis al li urĝan savon el fatala danĝero, nur tiam mi ekkonsciis ke en la mondo ne ekzistas la senfine funkcianta maŝino. Eble miaj ŝercvortoj turnis atenton de Dio ke Li eksentas kompaton al li kaj bonintence ekfunkciis la bremsan por ke li havu iom da ripozo. Tamen la bremsa venas eble tro abrupte tiel donante al li nemalmulte da turmentoj. Tamen s-ro Guozhu restas ankoraŭ same optimisma, bonhumora kaj sunradia.

去年我在美国探亲期间，获悉他健康状况不佳，但他在 Email 里仍一如既往的与我讨论一些问题，给我看他世译的一些诗歌，因而我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认为他是健康严重超支，歇一段就好了。之后他被抢救了，住院了，生命危在旦夕，我才晓得世界上没有永动机。也许是我的玩笑话提醒了上帝，上帝动了怜悯之心，善意地启动了制动闸，想让他休息一阵。但制动的猛了一些，使他吃了不少苦，可他依然乐观、豁达、阳光。

Amikoj en Wuhan certe ankoraŭ memoras pri la mondsdua pluvego en somero de 2016. Tiun tagon li ankoraŭ devas viziti al la hospitalo por ricevi dializterapion. Frumatene, kiam li kun sia edzino maljuna vivkunuino eliris de sia hejmo, paneis ĉiuj linioj de publikaj veturiloj, paneis ankaŭ taksioj en la tuta urbo. Vole-nevole la grandaĝa paro devas vadi tra ĝisgenua akvo por preni relveturilon, post refoja travado en akvo fine venis al hospitalo, tiam ambaŭ jam estas tutkorpe malseka, sen eblo ŝanĝi sekajn vestojn. Post fino de la dializado ili revenis laŭ malnova vojo al sia hejmo. Ekster lia atendo, pli granda pruvo atendas ilin: malfunkciis elektroprovizo kaj lifto. Unu maljunulino, unu grandaĝa malsanulo, ili interhelpe brakumis reciproke, post pli ol unu horo da malfacila surgrimpo sur ŝtuparo, finfine ili revenas al la loĝejo sur la 32-a etaĝo. Enirinte ĉambron, ili trovis ke malfunkciis ankaŭ akvo- kaj gaso-provizo. Vole-nevole ili devas enlitiĝi ripozi kun malsata stomako kaj malseka korpo. S-ro Guozhu aplombe rakontas sian travivaĵon. Legante lian retleteron mi ploras senlarne. Poste s-ro Guozhu eĉ sendis ĝojan informon al sia nepo en malproksimo ke li sukcese grimpis la 32-an etaĝon per propraj piedoj. Lia nepo ekzaltite ĝojas pro la pliboniĝo de sano de maljuna avo.

武汉的朋友们该都记得今年夏季的一场大雨，下得天昏地暗。那天他必须到医院透析。清早他同老伴出门，公交停驶，出租车都趴窝了，只能趟过没膝的积水去乘轻轨，再趟水到医院。全身湿漉漉没法换衣裳，透析完了，老两口又重复原路回家。可更大的考验等待着他们：停电了，电梯不开。一个老妇人、一个老病人，互相搀扶着艰辛地爬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了 32 层楼，到家了，自来水和煤气却也

停了，只好饿着肚子，拖着湿漉漉的身子上床休息。他平静地描述着，我对着 Email 欲哭无泪。过后胡老师却给他的孙子报喜：他现在能自己爬上 32 层楼了。以致孙子为爷爷身体如此健康而兴高采烈。

Dum sia tuta vivo, s-ro Guozhu ĉiam tiel forsolvigis pruvojn kaj defiojn per optimisma kaj grandanima konduto. Mi kredas ke miloj da malfaciloj ne povas subpremi lian batalemon. Li devas viziti hospitalon je ĉiu dua tago, elĉerpita post ĉiufoja dializado, tamen li ankoraŭ persistas sian verkadon kaj tradukadon. En tri monatoj li eĉ sukcese esp-igis 100 antikvajn poemojn, do meznombro unu esp-igo en malpli ol unu tago. Multajn malnetojn li ja faris kuŝante en la malsanula lito. Kun granda respekto mi reciproke sendis al li poemon:

Pretis tradukoj de cent pecoj en monatario.

Malsana Guozhu ŝajnas Feo de poezio.

Travivinte turmentojn kaj danĝerajn Mort-pruvojn,

li kultivas verdan ĝardenon per devkonscio.

胡老师一生就是用这样积极达观的心态化解一切的考验和挑战的。我相信，千难万险都压不倒他的斗志。隔天透析一次，筋疲力尽，他仍然继续他的翻译和写作，三个月内竟然译成了 100 首，平均不到一天一首，很多都是在透析床上构思的。我满怀敬意，给他回复了一首诗：

三月译成诗百篇，
病中国柱比诗仙。
历经磨难舍生死，
沥血呕心浇绿园。

(注：此诗发言时省略了，因为自惭形秽，不敢班门弄斧。)

Ke s-ro Guozhu povas ekskluzive sindediĉi al kaj dumvive lukti por Esp-o, la kaŭzo estas ke li havas altan idealon. Kiam mi unuafoje konis lin, li diris al mi frazon ke "Mi ne kuraĝas forgesi sorton de Patrujo malgraŭ mia plebaneco." Ĝis nun mi ankoraŭ bone memoras tion. Li ĉiam kaj ĉie

postulas sin agi kiel ĉina esp-isto. Li esperas per Esp-o disvastigi ĉinan kulturon al la vasta mondo. Li esperas konigi la gloran historion kaj bonajn tradiciojn de ĉina Esp-movado al la mondo. Eĉ lia Esp-a nomo legiĝas Miĉino.

胡老师能 60 年如一日，鞠躬尽瘁为世界语事业，是因为他有崇高的理想。初认识他时，他说的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让我至今不忘。他时时处处以一个中国世界语者的身份要求自己，希望通过世界语，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把中国世界语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介绍给世界。连他的笔名都是 MIĈINO（我是中国人）。

Lia maksimo estas : Daŭrigi lukti ĝis oni spiros la lastan spiron. En letero li informis al mi pri lia diskuto kun amikoj kiel trapasi la lastan stadion de surtera vivo. Estas du eblaj elektoj: aŭ barakti antaŭ morto, aŭ senfare atendi pereon. Li elektas batali "antaŭ morto" sed nenial atendi senfare pereon. Ekzamenante lian tutan vivon, lia vivo estas tiu de ĉiam pene en luktado. Li neniam submetiĝi al kaprica sorto. Li ĉiam firme kapti la aktivecon en siaj manoj. Esp-o estas lia dumviva idealo, estas la fonto de lia vivo, estas la forto kiu daŭrigas lian vivon. Ni sincere esperas ke post lasta travivaĵo, same kiel la fenikso post nirvano, reviviĝu banite de fajroj. Ni esperas ke li kun nova aspekto daŭrigu lian ankoraŭ ne plene plenumitan aferon. Ni atendas kun beno ke li refoje ascendu sur novan altaĵon kaj denove aperu sur la Verda Monto.

他的信条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在信里告诉我，同朋友讨论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程。有两种选择：垂死挣扎，或坐以待毙。他的选择是“垂死”挣扎，绝不坐以待毙。纵观他的一生，是坚韧执着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从未屈服于命运，一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世界语是他终生的理想，是他生命的源泉，也是他生存的力量。我们真诚希望，经过这段经历，他会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他未竟的事业。我们期盼着他再登高峰，重上碧山。

(编者注：本文由胡国柱先生翻译为世界语)

承前启后 语重心长

——湖北省世协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2006-2010）

胡国柱

编者按：胡国柱先生曾担任湖北世协会长两届（十年，2000-2010）这应是他的世界语生涯中继黄石阶段之后的又一华章。这里选刊2010年5月湖北世协换届时他本人做的工作报告，兹为总结。

湖北省世协是百年中国世运历史中的第一家省级世界语协会。成立于1979年5月1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长柴泽民先辈曾经题词曰“省级世协，湖北首义”。评价极为精当。湖北世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是“中国人回来了”（1978）。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第一任理事长是薛诚之教授（任期1979-1981）。他的功劳是顺应历史潮流，不失时机地与许多同志一道创立了这个协会。

第二任和第三任理事长是张天心政委（任期1986-1988，1989-1990）。他的功劳是使协会从五年（1981-1986）的瘫痪中起死回生，走向正轨。这个五年最大的收获是两句话：“会上的决议不要会下推翻，集体的决议不要个人推翻。”

第四任和第五任理事长是张丹忱教授（任期1991-1995，1996-2000）。他的功劳是确立了湖北省世协的活动模式：建立月例会（1996-），以及每年的“两会一节”（上半年的世界语文化与教学研讨会，下半年的年会，每年的柴门霍夫节），

第六任和第七任理事长是胡国柱（任期2001-2005，2006-2010）。

感谢大家的支持，在第六任期间，圆满完成了组团出席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2004）的任务，并且使湖北省世协在全国获得先进集体的荣誉。在第七届任期内，主要是为为协会实现新老交替不懈努力，并且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目前协会还是按照张丹忱老师确立的模式在活动。

一、当面

月例会到 2010 年 11 月，坚持正常召开到第 173 次。

五月的世界语文化与教学研讨会，坚持召开到第 15 次。

柴门霍夫节纪念会，到 2010 年，每年都正常举行。今年的亮点是有一个“Ensemblo de Esperantista Salono de Wuhan, Hubei (EES) 湖北武汉世界语沙龙艺术团”来为我们表演节目。

二、书面

纸张版的会刊《湖北世运》已经出版到第 57 期。

另外还出版过一些世界语书籍和学习资料。常常在五月的会议中首发。例如《Ĉina Galerio (108 rondeloj)》和《Niaj 30 Jaroj (HEA)》，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网上

协会有自己的网页 Nova Espero (<http://h-ea.cn>) 其中有会刊《湖北世运》的全部合订本。

四、其他

接待来访和出访。湖北省世协每年都要接待国内外来访的世界语者朋友，探索出了一套成功的模式。湖北省世界语者每年都有许多人到国内外参加会议或者访友，进行各种交流。取得了多方面的收获。最新的纪录是 Trigo 2009 的欧洲之行，争取到了 IEK-2011 在中国的主办权。

回顾最近五年来协会的活动，我们深感有如下的两点体会：

一是正面的。由柴门霍夫开创的世界语，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探索，伟大的实践。许多先辈为我们作出了值得效法的榜样。我们学习世界语，不仅仅只学语言知识，还要学文化，更要学习世界语前辈们的优秀品德。

二是反面的。我们要重视从反面事例进行学习。第七届理事会最大的困惑就是长达五年之久的换届后遗症。这是因为有人对自己和对别人在理事会中的安排有意见造成的。最理想的情况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2009 年我们在纪念中国世运百年大庆时，结合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对中国世运的经验作了如下的总结：

Persisti en idealo 坚持理想/ **Ne ŝanceliĝi**, 不动摇/

Persisti en esplorado 坚持探索/ **Ne maldiligenti**, 不懈怠/

Persisti en praktiko! 坚持实践/ **Ne ĝeteni**, 不折腾/

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进行新的火炬接力长征。

国柱在五年前就任时说过一句话：“我是为交班而来接班的。”为了达到交班的目的，我曾经与大家发生过意见相左，请大家原谅。现在我终于可以交班了，可以像柴门霍夫所希望的那样 **inter vi** 而非 **antaŭ vi** 了。在此我向五年间、十年间所有为湖北省世协作出过贡献和奉献的同志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深切的感谢！

祝新一届理事会工作得更好！



此情已是成追忆

——纪念胡国柱老师

曾亚军

我认识的胡国柱老师是一位执着、严谨、勤奋的世界语前辈，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世界语事业，矢志不渝，哪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不放弃。他有制订工作计划的习惯，每一段时间要做什么事，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都要列出清单，一段时间过后，对照检查，改正不足，再继续前进。他治学严谨，每作一次报告、每翻译一篇文章，都要做大量的准备，收集大量的资料，进行考证确认，力求做到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全身心投入到世界语事业中，为世界语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世界语界尊重，受到后学们敬仰。他是黄石世界语运动的先驱，也是黄石世界语者永远难忘的恩师。

我第一次见到胡国柱老师，是在1984年9月的一个晚上，当时，黄石市世界语协会在十五中举行第八期面授班开班仪式，胡老师用一口流利的世界语作演讲，身边一位女同志用中文翻译，他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让我终生难忘，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开始学习世界语。此后，面授班由他的学生担任老师，只是有几次晚上在广场路72号世界语协会买资料时，听到阁楼上胡老师在给口语班上课。直到2000年初，一次我在互联网上遇到广州的张绍基老师，他告诉了我胡老师家的住址：公园路24号。我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回了信。那一年4月黄石例会，他带领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0多位同志，到我家开会，当时我住铁山，坐公汽20多公里路程，他显得特别高兴，亲自赠给我黄石世协徽章，我保存至今，每有重大活动，我必戴上。随后，我多次登门拜访。他的家里简朴、干净、整洁，每次都是提前做好准备，在家等着我。那时，他刚开始使用电脑，将《聊斋志

异》翻译稿，逐个故事录入电脑，上传到互联网上。有一次，他的电脑出了故障，让我去看看，我试了几种办法，都无法恢复，在彭争鸣老师的帮助下，我把电脑送到武汉电脑城，请彭争鸣老师的弟弟彭争荣师傅维修，电脑修好后拿回来，胡老师很感谢。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得知胡老师将录入的译稿全部放在了硬盘上，没有用磁盘备份，我大吃一惊，都怪我粗心，没有问清楚情况，在硬盘格式化重装系统时，没有告诉彭争荣师傅有重要数据，将他几个月辛辛苦苦录入的译稿全毁了，这件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后悔莫及。

2000年5月1日，在胡老师指导策划下，湖北省世协第五届世界语文化与教学研修班在武汉举行。会议首次采用现场、国内绿网聊天室、国际 FIRETALK 站点语音交互通讯工具进行。那次会上，胡老师特地安排我介绍刘晓哲老师的文章《创办绿网》和刘绍忠老师的文章《一个电子邮件》。胡老师作长篇主旨报告，纪念《中国报道》50岁生日，展示了《中国报道》2000年第3期，1950年第2期，详细介绍了《中国报道》杂志发展历史，4次重大庆祝活动。随后他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从刊物到人物、从活动到运动、从网络到纸质，详细介绍了世界语运动和发展史，从国外最早的刊物《La Esperantisto》1889年9月1日创刊，到国内最早的刊物《新世纪》，由国民党要人吴子辉1907年6月22日在法国用中文铅印。从最短的刊物《La Mondo》，1909年创刊，只有1期的，到最长的刊物《Esperanto》，国际世协年会刊，1123期，93年；从德国二战期间禁止世界语，到中国文革期间世界语一枝独秀，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同时，他还回顾历届研修班情况，肯定研修班成绩，办了5期，论文15篇，内容丰富，有深度。

2003年10月2日至5日，胡老师带领湖北代表团参加在吉林延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世界语大会，一路上，我陪坐在他身边，晚上同住一个宾馆房间，他对我寄予厚望，因为在不久前的9月21日，我被选为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他希望黄石既要保住绿星不倒，同时要有新的更大的进步，要积极准备参加2004年北京大会。10月25日至26日，在胡老师的指导下，黄石世协举办了武汉、荆州、黄石

三地世界语联谊会，共有 66 人参加，其中武汉胡国柱、彭争鸣、胡旭等 28 人参会，荆州俞荣康、谢葵 2 人参会，北京韦山、河北钱丽芬参会。第一天，胡老师作怎样练习口语主题演讲，晚上观看黄石电视台摄制的徒步队专题片《黄石人徒步跨越世纪大陆桥》，召开联欢晚会，宿上窑知青旅社，第二天上午游团城山公园。整个活动大家气氛活跃，热情高涨。在最后的总结会上，胡老师十分高兴，他肯定大家超水平发挥，同时希望加强口语练习。2004 年 7 月 24 日至 31 日胡老师带领湖北代表团 12 人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 8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大会期间担任世界语水平考试主考人。

2011 年 12 月 11 日，在胡老师投身世界语事业 55 周年纪念会上，我献上一首即兴创作的诗词：

西江月·赠胡国柱老师

立志已逾半百，奋斗未有穷期，披荆斩棘永无悔，誓做绿色犁。

扯下一片白云，织成五彩霞衣，送与导师永相随，敬祝吉祥如意！

其实是几句打油诗，也算不上词，只是想表达一下当时心情而已。没想到他却很受感动，第二天回武汉后，就通过邮件回了我一词：

西江月·步韵敬谢亚军

入世已逾半百，迎来三庆佳期，回首征程永无悔，甘做绿色犁。

喜有胜友如云，豪情祝贺布衣，西江月词永相随，谢谢亚军深意！

三庆即是黄石世协成立 30 周年，胡老师从事世界语事业 55 周年，柴门霍夫诞辰 152 周年。这件事让我很惭愧，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辈，对我这样一个学生用“敬”字，让我羞愧难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胡老师谦恭的品德。

胡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20 年 5 月 30 日)

沁园春·沉痛悼念胡国柱老师

曾亚军

星陨长江，骤起悲风，山色无光。是人杰西去，丹心一片，译林绝笔，青史千行。矢志忠坚，万难不倒，赤诚铸铁立柱梁。燃星火，共披荆斩棘，播种四方。

而今一吐衷肠，使天下后学泪满腔。赞风高节亮，馨香德艺，咏诵日月，志赋华章。大师秉笔，溢彩流觞，一部聊斋永流芳。传千古，令后人急起，绿旗高扬。

2020-04-23

寿楼春·祭国柱

李国选

闻星陨汉阳。忆淮南相会，同逛南唐。几度南国聚首，如沐煦阳。谁料想，君遽殇！自壮年，为“爱语”狂。竟累月经年，译诗著文，多锦绣华章。

韶华逝，岁月长。有《碧山诗话》，《聊斋》新章。最惧绿友人散，楚客魂伤。绿星客，入异乡。夙愿足，得逢柴郎。近大师身旁，相思难忘扬子江。

2020-04-23

痛悼胡公

庚子之春，国难民苦。
甫经大疫，遽闻哀讣。
江城落梅，绿坛折柱。
胡公吾师，驾鹤西去。
少习世语，老而弥笃。
沉浸浓郁，矢志不渝。
潜心绝学，等身译著。
终生膺服，柴门霍夫。
传播汉典，导夫前路。
奖诱后进，金针频度。
德学俱隆，江汉独步。
呜呼胡公，声名永著。
大同理想，传之千古！

2020年4月22日
荆州后学谢葵敬挽

Kondolenco al s-ro Miĉino

Barbara [Kanado]

*Konata en la Ĉinesko,
Kantorode la E-poeziujo.
Kabaretoĉe la perlarivero,
Kunveno fariĝis Kantato.
Katedrode Ĉinesko,
Kodiciloestas kiel longeco.
Kolonostariĝis en Ĉinio,
Kolĉikosekvus vin al kripto,
Konselencokun kvieto en ĉia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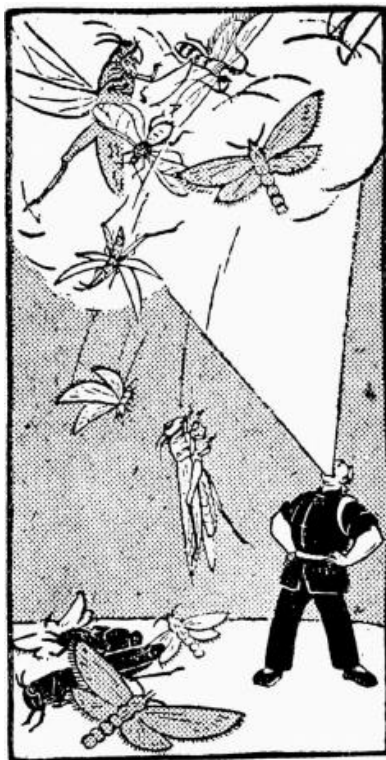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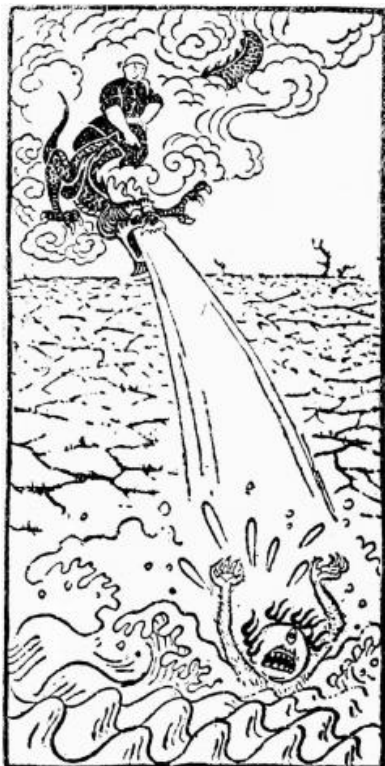
Li Cun-song:

ORA FENIKSO

1. En nia epoko vivas junulo plej forta, diligenta kaj kuraĝa. Sub luno kaj steloj, kontraŭ pluvo kaj vento li iris trans naŭdek naŭ montojn, tra naŭdek naŭ arbaroj kaj trans naŭdek naŭ riverojn por serĉi la oran fenikson, kiu povas plibonigi la vivon.
2. Li iris, iradis, kaj iutage aperis antaŭ li inunda rivero, kiu baris al li la vojon. Tion faris ja malica drako. La junulo koleriĝis, ekkriegis, levis montegon kaj ĝin jetis al la malica drako. La malica drako haste blekis: "Mi kapitulacas!"



3. Trans la inunda rivero aperis tero diskrevigita de monstro Sekeco. La junulo indigna ordonis al la drako kaj ĝi tuj obeeme elvomis diluvon kaj dronigis la monstron Sekeco.
4. Kiam la junulo marŝis antaŭen kun ĝojo, subite la ĉielo mallumiĝis. Jen svarmo da insektaĉoj jetiĝis al la junulo. "Fi! Ĉu malgrandaj insektaĉoj povas malhelpi min!" li diris kun ekrido, kaj blovante fortan spiron mortigis ĉiujn la venenajn insektojn.



5. Post longtempa penado, fine la junulo atingis la Tritikarbaron kaj vidis la oran fenikson kantantan malproksime sur la Grenmonto. La junulo antaŭeniris singardeme por ne fortimigi la oran fenikson per frapiĝo kontraŭ tritiko.
6. La junulo eliris el la tritikarbaro kaj grimpis sur la Grenmonton pripensante kiel “agi lerte kaj ĝustatempe”. Kaj jen li surrajdis la oran fenikson. Kiu estas la kapabla junulo? Li estas la fama “Popola Komunumo”.



- La unua publikaĵo de Guozhu, el *El Popola Ĉinio* 2/1959

Impreso pri la Filmo *Nia Najbaro Totoro*

Chen Yinhua

Antaŭ nelonge mia 8-jara filo ricevis de sia lernejo taskon prezenti la impreson pri la desegnofilmo *Nia Najbaro Totoro* de Miyazaki Hayao.

Tamen mia filo diris al mi ke li havis nenion priparolindan kun vortoj “Mi ne havas specialan impreson pri ĝi”. Tion aŭdinte, mi sentis en mia koro pezan ŝtonon, komparante ke liaj samklasanoj povis rakonti multe pri amo inter familianoj, inter najbaroj.

“Ĉu vi jam atente vidis la filmon?” Mi demandis.

“Jes, trifoje!” Li respond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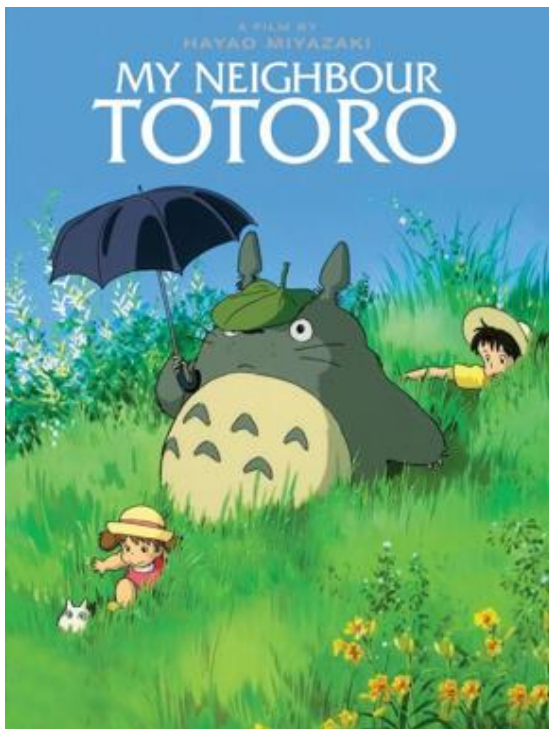
“Jam trifoje, kial?”

“Ĉar ĝi estas tre interesa.” Li tuj parolis.

Mi dubis: “Do, jen la impreson *ke interesa estas la filmo* vi jam havas, ĉu ne?”

Tamen li diris: “Ĉiuj desegnofilmoj estas interesaj, kompreneble!”

Mi ion komprenis.



Plua demando: “Ties intereso eble diferencas al aliaj, ĉu ne? Kial vi sentas ĝin interesa?” Rimarkinte lian nekomprenon, mi aldonis: “Alivorte, kio en ĝi estas interesa al vi? Aŭ kion en ĝi vi plej ŝatas?”

“La granda Totoro alte saltis kun ombrelo en sia mano por faligi la pluvo sur la folioj de arbaroj, kaj artefarita pluvego aperis.” Li diris, “Ĉiam mi ridis, kiam mi tion vidis. Mi rememoras ke en vintro ni faris neĝadon per ŝanceligado de arboj dum neĝtagoj. Tre interesa, ĉu ne?”

“Jes. Kaj aliaj?”

“Ankaŭ katbuso estas interesa. Ĝi estas ŝanĝebla. Ĝi havas grandan lampon sur sia kapo. Ĝi kuras tre rapide, kaj povas flugi ...”

Tiuj respondoj ne estis deziritaj de mi!

“Ĉu vi ne ŝatas la knabinon Mei? Kiam najbara avino diris al Mei, ke maizo de avino estas tre bona por ŝia malsana patrino, portante la maizon, la knabineto brave piedirante vizitis ŝian patrinon en fora hospitalo.”

“Jes, ŝi tre bravas, ŝi tre amas sian patrinon. Tamen tio ne indas prezenti. Tio estas nur enda, ĉu ne? Same kiel mi helpas panjon lavi piedojn kiam ŝi malsanas.”

Endas ke filmo estu interesa. Endas ke amu unu aliajn. Kaj ENDaĵoj ne INDas prezenti. — Jen estas la kialo ke li ne havis ion prezenti.

Knabo diras vortojn tra sia propra koro, ne per okuloj de plenkreskulo. Eble ne INDas devigi knabon paroli kiel plenkreskulo. La plej grava afero por plenkreskuloj estas KOMPRENI knabon.

Impreso vizitanta Koreion

Harpina

La vojaĝo en Koreio de la 27a de nov. ĝis la 5a de dec. 2019 montris al mi la prosperan kaj harmonian Esperanto-movadon de Korea Esperanto-Asocio. Ĝiaj membroj ja klopodas lerni Esperanton regule kaj kontinue en diversaj kurskunvenoj kaj helpas la movadon unu la alian. La 8a Komuna Staĝo de Gwangju 89Jeonnam·Jeonbuk-filioj estis unu el la kursoj, kaj mia ĉefa celo de la vojaĝo al Koreio estis partopreni ĝin et-skalan sed enhavriĉan.

La staĝo okazis inter 29~30 de nov. 2019 kun 31 partoprenantoj inkluzive de 4 ĉinoj: 2 el Tajvano kaj 2 el Manduksan Trejnejo en la urbo Jinan. La organizantoj aranĝis diversajn programerojn: sinprezento, kartoludoj, raporto, 2 prelegoj, 3 budoj, ekskurso ktp, kiuj tre interesis min. Mi ankaŭ ĝuis interparolojn kun komencantoj. Kvankam ili demandis al mi per korpolingvo, mi tuj komprenis ilin, kaj antaŭ ol mi faris plenan demandon, ili jam reagis kapjesante kun rideto. Nenia problemo okazis en la parolado.

Mi rimarkis iun junulon, kies Esperanta nomo Perlo sur la nomplato estis iom unika kompare kun la aliaj. Ĉu li estus trezoro kiel perlo en la korea Esperanto-movado? Jes! Ĉar li estas juna, maljunuloj rigardis lin kiel perlono en korea Esperantujo, en kiu mankas gejunuloj.

Mi trovis alian trezoron Amira (CHUN Kyungok), kantistino ne nur en Esperantujo sed ankaŭ en ŝia hejmlando Koreio. Profesie ŝi instruis kantojn kun la akompano per elektronika organo, kaj pasie la ĉeestantoj lernis la kantojn, tiel ke mi eĉ sentis min esti en koncertejo. Kvankam mi ne tiel talentas je kantado, ŝia ripeta instruado faris min

iugrade kanti. La ĉefmelodio de la kantoj estas ankoraŭ presita en mia memoro.



Renkontiĝo kun koreaj aktivuloj estis ankaŭ granda ĝojo por mi. Gvide de s-ro ZHANG Wei, ofte vojaĝanta al Koreio, mi vizitis la domon de ges-roj JEON Daebong. Mi surpriziĝis, ke ili ambaŭ estas esperantistoj kaj parolas Esperanton relative bone, tion mi ne vidis ĝis nun. Ili estas eĉ viglaj en korea Esperanto-movado. S-ro JEON ofte servas per fotado en diversaj eventoj de KEA, kaj lia edzino Ĝoja (CHO Myungja) estas estrino de Incheon-filio kaj respondecas pri la organo *La Lanterno Azia* kiel ĉefredaktoro de KEA. Mi konatiĝis ankaŭ kun Avo (HONG Sungcho), direktoro de Munil Supermeza Lernejo. Li estas prezidanto de Esperantista Asocio de Ŭonbulismo kaj ĉiujare organizas “Internacian Esperanto-Renkontiĝon de Meditado” kadre de EAŬ.

Krome mi spertis multajn fremdaĵojn en Koreio: ĉinaj originaj ideografiaĵoj, metrooj kaj longdistancaj busoj sen sekureca kontrolo, rizkampoj ambaŭflankaj de ekspresa ŝoseo, Ondol (subplanka hejtsistemo de Koreio) ktp. En Ĉinio oni diras, ke malvarmo komenciĝas de la piedoj. Certe pravas tio. Mi mem fizike sentis, ke la planka hejtado faris min trankvila kun la varmetiĝo de la piedoj. Estis eĉ pli komforta ol en la urbo Guangzhou, kie mi loĝas.

Karaj legantoj, ĉu vi ankaŭ volas sperti la Esperanto-vojaĝon en Koreio kiel mi? Provu tion kaj estu la sekva rakontanto, kiu dividos kun ni la travivaĵon en la korea Esperantujo.

11-02-2020

Anekdotoj

P. William

La rozedzino

La blinda Milton edziĝis la trian fojon, sed li tute ne estis feliĉa.

Lordo Bussingham, ne konante la cirkonstancojn inter la poeto kaj lia edzino, intencis fari al li komplimenton kaj diris:

“Via edzino estas rozo.”

“Laŭ ŝia koloro”, la poeto respondis, “mi bedaŭrinde ne povas ekkoni tion ; sed vi tamen estas prava: mi sentas la rozon laŭ la dornoj.”

Malkuraĝulo — fanfaronemulo

SinJORINO Maupin estis tre kuraĝa virino.

Ŝia kolego Dusmenil iam ŝtelis ornamaĵon el ŝia loĝio kaj krome

grave ofendis ŝin. Post la prezentado ŝi virvestite embuskis lin, por devigi lin al duelo. Dusmenil estis malkuraĝa kaj forkuris.

Sinjorino Maupin postkuris, bastonis lin kaj forprenis liajn oran horloĝon kaj tabakujon.

Dusmenil estis ne nur granda malkuraĝulo, sed ankaŭ granda fanfaronemulo.

Li ne estis ekkoninta sian koleginon en la mallumo. Tial li rakontis la sekvantan tagon en la vestejo, ke la pasintan vesperon tri rabistoj atakis lin.

Kvankam ili rabis liajn horloĝon kaj tabakujon, li tamen laŭmerite bastonis ilin.

Ĉiuj gratulis lin pro lia heroaĵo, nur sinjorina Maupin ne parolis. Kiam la unua ekscitiĝo estis iom trankviliĝinta, ŝi kriis, ĵetante al li liajn aĵojn antaŭ la piedojn :

“Jen vi havas viajn horloĝon kaj tabakujon, vi malkuraĝulo !”

Enspezoj kaj elspezoj

Heine iam diris al Saphir :

“Miaj financoj ĉiam estas en malordo. Mi ĉiam havas malpli ol mi bezonas.”

“Ho, tion mi konas“, rimarkigis Saphir, “ni ĉiam diras: mi havas malpli ol mi bezonas, sed ni devus diri: mi bezonas pli ol mi havas!”

“Mi disponas pri jara rento de dekdu mil frankoj”, klarigis la poeto, “sed mi almenaŭ bezonas dudek mil frankojn. Kiom vi bezonas?”

“Mia kara Heine”, respondis Saphir, “tio estas facile elkalkulebla. Vi disponas pri rento de dekdu mil frankoj, kaj tamen vi elspezas dudek mil frankojn. Imagu do, kiom mi bezonas: mi havas neniujn rentojn.”

el *Legolibro: internacia anekdotaro* de P. William

世语短波

★ 2月，信阳张雪松利用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假期，精选打印了一批国外世界语原创文学及史料书籍，供给国内世界语读者，丰富了世界语图书市场。截止目前，他的工作室先后编印了6册“世界语月读丛书”，重印了包括《世界语百科全书》、《柴门霍夫原创全集》在内的世界语优秀图书近50种。

★ 3月15-29日，济源周为民、新乡朱命合、安阳郭伟参加了第62届国际世界语阅读活动，这是我省世界语者首次参加这类读书活动。

★ 4月22日，著名世界语诗人、作家、翻译家胡国柱先生在武汉病逝，省世界语者联盟及新乡、安阳、信阳等地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读书日前，信阳张雪松通过网店向国内世界语者免费赠送了自己编译的400个世界语常用词的助记小册子《我的第一本图画书》。

★ 5月10-24日，济源周为民、新乡朱命合、贾荣霞、安阳王敏参加了第63届国际世界语读书活动。

★ 5月29日，信阳世界语者张雪松与来访的北京世协理事贝玉明先生会晤，并向贝先生赠送了河南世界语者联盟出版的《黄河》杂志1-6期。



雪松书屋：<http://shop.kongfz.com/41603/>